

# 在所有溫柔與暴烈之間的知名不具

| Charlotte Wong @salogiseas |

2023 年的三月，尾隨四位香港舞者到匈牙利布達佩斯進行三星期的當代舞蹈駐留計劃。計劃由不加鎖舞蹈館與匈牙利舞團 HODWORKS 合辦，大約分為兩部分，首部分為在匈牙利和香港的兩地輪流駐留，第二部分為兩地首演及世界巡演。在第一部分駐留，匈牙利編舞 Adrienn Hód 以其擅長的長期即興創作方式，帶領創作團隊（第一階段創作團隊包括七位香港/匈牙利舞者：張利雄、張芷君、Márton Gláser、李嘉雯、Csaba Molnár、Imola Kacsó 胡日禧及劇場構作 Ármin Szabó-Székely），在歐洲夏令時分，匈牙利的排練室，三星期幾乎每天共處七、八小時，發掘及檢視各自身上所帶的彼此文化 / 個人 / 生活語境 / 成長經歷 / 價值觀 / 文化背景...，帶著未知進入創作過程，一同創作一個可以超越共同、且可以安放彼此差異的當代舞作品 / 空間。

## | 「即興」去了解群體中的個體 經歷另一種自我、自主的可能

在匈牙利駐留三週的排練總在日光充沛的時分開始，舞者陸續到達排練，散落窗框的陽光與陰影中熱身，對上眼神就輕談身體上的毛病、昨天試過的新食物、打探去 clubbing 的地方和音樂..... 大概人齊後又寒暄一翻，編舞 Adrienn Hód 便姍姍派出當天的即興創作的課題，如「Dedication Solo」- 創作一段 solo 獻給你想獻給的族群 / 人 / 一件事 / 一個 moment.....

舞者開始分散在排練時的各個角落，拿起筆記本或玩弄著水樽，慢慢進入工作的狀態，在日光依然卻格外靜脈的空氣中，漸漸沉浸到各自的世界裡，可能思索著對自己重要的事，最近的人生感悟，昨天在街上覺得怪異的現象，還未得到回覆的訊息.....

每個人都在屬於自己的角落裡面工作，互不干擾，猶如我們當時於布達佩斯駐留生活的第七區 [伊利沙伯城](#)。那是一個混合的地區，每天街上看到各色各樣的人分享同一條街道，同一個空間內有落街買餸的老婆婆推車前行、踏著夜貓子的碎步兒來回的 junkie，一家老幼大小有說有笑橫過馬路，送外賣的小伙子踩著電動滑板飛馳而逝，坐在路旁咖啡店旁若無人打鬧的情侶..... 排練室的舞者就像街上的陌路人，各帶自身的情緒體系、文化背景、生活步調卻安處一室。

在這段日麗的準備／創作時段中，有人靜靜的寫筆記，仿佛活在回憶中爬梳著可以兩地文化之間可以被理解的詩意，有的對其他人的創作語境好奇，互相對照並湊合成材料，也有的從身體出發就先東試試，西試試不同肢體的可能性。當房間裡的動態開始飽和，開始混合著一股躁動的能量時，Adrienn 就通常聚合大家，分享一下大概一個小時多的成果，呈現方式也每每不同，有時彷如眾生相般讓七人同時分享，有時輪流展現自己的表演邏輯，有時將不同人做的段落材料互換或接連起來。這就是這個駐留的基本創作狀態，透過即興的課題尋找材料，以拼貼為編排工具開發和想像不同的創作的可能性。這一站在匈駐留階段性展演是也正正是從展現這個街頭眾生相的一幕開始。

*“Each person is at once responsive to others and independent of them, ready to be changed by, but not absorbed into, another person’s activity. The skill lies in being able to include what another person is doing while not losing one’s momentum of thought.”*

《Body, Space, Image: notes towards improvisation and performance》p.72-73 ——  
Miranda Tufnell & Chris Cickmay

### ｜選擇情感容器 承載生活中的悵然若失

其中一個駐留期間的即興課題為「small dancing」，當中 Adrienn 的指引包括「reach the end of your stretching with breathing, find within, the small dancing, and repeat it」。直接的理解可以是在當下尋找身上最微小的 movement（不限於物理動作），讓你覺得自己在跳舞的部分/原因/動力...，然後不斷重複。看似直接的熱身課題，其實就在問那個老掉牙卻又偏偏還是很重要的問題「什麼是舞蹈」，更具體來說「對你來說什麼是舞蹈，是怎樣微小的一個元素，讓你覺得你從「不在跳舞」而轉化到「在跳舞」了？

在不同舞者身上的演繹，你看見對「跳舞」的理解可以延伸至不同緯度的理解。有人打開跨，依傍髖關節作前後捲動，有人運用整個身體的衝力去舉手再快速垂下，有人輕輕挑動眼眉，有人在地上慢慢的均速蠕動；驟眼一看會以為只是在起床後伸展的肢體，那些微少的震動也時不是帶你聯想到夜店中的的頻率和嘴臉，或在突然下起大雨的街道上、決定衝動跑去對面街的那一秒，然後一回過神來就又看見健身班的拉筋動作...

在這些即興課題不斷重複過後，Adrienn 會選擇那些 quality（質地），當中有大幅度的／暴力

的／高速而不定點的，也有有細緻到快要看不見的／連綿不絕的／帶韌性和厚度的，再與舞者加以調整：例如從 1 到 10 的強度中，叫舞者將「dancing」由 4 調整至 10，又或嘗試多一點「shivering」少一點「vibration」。這個過程就像找一個是合適容器，像是將那些破碎在不同身體部分及動態、提及微細無法被命名的情感好好裝起，保持一個可以新鮮、滿有生命力的調度，一種可以展演並流動到觀者眼眸以及身體裡的流動。

在駐留期間一旁觀察，有感與 Adrienn 工作及創作的挑戰性和趣味，她的課題往往只是引子，並不是要求舞者達到某一個技術或知性水平的高度，而是透過不同的即興課題，抽絲剝繭，檢驗著舞者作為一個人、血肉之軀的生理心理結構。比起十八般舞藝，她對什麼組成一個人比較有興趣，那些挑動你神經的事，令你覺得自己在跳舞的那個瞬間，了解你跳舞的原因。那些是一些超越語言可以形容但真實存在的事。那些難以片面的三言兩語述說、但挑動你神經、在你的即興當中留下行跡的那些瞬間，一一再被她抽取、凝聚成創作材料。

*“Where you are when you don't know where you are is one of the most precious spots offered by improvisation. It is a place from which more directions are possible than anywhere else. I call this place the Gap. The more I improvise, the more I'm convinced that it is through the medium of these gaps - this momentary suspension of reference point - that comes the unexpected, and much sought after 'original' material. It's 'original' because its origin is the current moment and because it comes from outside our usual frame of references.”*

‘Taking No For An Answer’, 《Contact Quarterly, Vol.XII》 p.3 —— Nancy Stark Smith

## | 從軌跡感受情感變形 洞悉流動為本質

另外一個駐留期間的常出現即興課題是「Stimulation」，也是排練房總排滿大小一袋香料的原因，側目橫掃會發現窗台、地板上、角落、腳旁零散排列著薑黃、花椒顆粒、花椒辣油、洋蔥、[檸檬](#)、[豉油](#)、酒精等... 將這些調味料作為刺激身體的導引，觀察自己的身體如何回應。當中有舞者吃著花椒後表演，視覺上有七孔流涕的效果，並慢慢開始在一旁開始把弄這自己的口水絲。當時觀看的第一刻其實不太理解，但又被當中所包含的不能描述的情感濃度所震懾，當下想不到任何的情感形容詞，反而一些莫名的生活場面在腦海先後湧現，有看海的，有通宵追趕 deadline 的，有深夜對話的，有獨自走路回家的... 其後反覆思索間，Adrienn 當時的一

句話在我的腦海中不斷迴盪 – 「the stimulation is not there anymore, imagine what was there」

當你看見看見那輸出情感的軌跡，但作為觀眾看不見那花椒作為引發物時，要聯想這個反應的源頭，也正正是想像力和投放自己的空間。在那極致的情感辨識中，拼貼著的是通感。第一眼，你以為自己看見樂極生悲，再看你聽見風怒中的平靜，然後在不斷變形中，又揉合不同表演者的各種交和，溝通，有分離，身上的某些元素交替，你不斷看見七情六慾的形狀但無法停留與任何一種固定的想像裡面。

通過不同的即興課題，Adrienn 將誘發的身體反應和情緒放在不同的容器／調度裡面，按捏再按捏，當中包含著她對這個世界的了解，又包含她對這個舞者的了解，也包含著她眼中七個舞者的共同或關聯。就這樣，舞者被安置在一種極端中的狀態徘徊，而你感受到舞者的內在游離在不同情感的界線之間，不由自主卻又悠然自得。一度讓我想起《墮落天使》中的哭泣，從自我的歡愉到哀悼一段模糊不清卻確實存在的感情，鏡頭還是落在同樣抽搐的肢體上，但觀者都可以感受到那情感的每秒變形。

有如小王子所說「真正重要的事是肉眼看不見的」，應該是說真正重要的事，只能透過語言去意會，而當表演可以以人作為載體去盛載生活經驗，在那種霎時親密、霎時瘋癲、霎時真誠的狀態，需要超越自身才能達致的歇斯底理，對我而言，那是一種最直接但又最不受限的情感經驗。

@sologiseas -

以書寫轉化經驗 |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